



葉，一百至九百各一葉，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，萬萬貫呼保義宋江，千萬貫行者武松，百萬貫阮小五，九萬貫活閻羅阮小七，八萬貫混江龍李進，七萬貫病尉遲孫立，六萬貫鐵鞭呼延綽，五萬貫花和尚魯智深，四萬貫賽關索王雄，三萬貫青面獸楊志，二萬貫一丈青張橫，九萬貫插翅虎雷橫，八萬貫急先鋒秦超，七萬貫霹靂火秦明，六萬貫混江龍李海，五萬貫黑旋風李逵，四萬貫小旋風柴進，三萬貫大刀關勝，二萬貫小李廣花榮，一萬貫浪子燕青。或謂賭博以勝人為強，故葉子所圖，皆才力絕倫之人，非也。蓋宋江等皆大盜，詳見《宣和遺事》及《癸辛雜識》。作此者，蓋以賭博如群盜劫奪之行，故以此警世。而人為利所迷，自不悟耳。記此，庶吾後之人知所以自重云。

閻老邱公《世史正綱》有云：佛氏入中國，始鑄金為像，後又為土木之偶。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，不知始何時。考史，開元八年，改顏子等四哲為坐像，則前此固有為塑像者矣。但先聖坐，而諸賢皆立，至是乃改立為坐耳。按晦庵先生《跪坐拜說》，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，諸像皆席而地跪坐，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，尤足據信。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，因使訪焉，則果如所聞者。且為仿文翁石像為小土偶以來，觀此，則先聖先師之置像，蓋自漢以來已有之矣。

種柏必須接，否則不結子，結亦不多。冬月取柏子春於水碓，候柏肉皆脫，然後篩出核，煎而為蠟。其核磨碎，入甑蒸軟，壓取清油，可燃燈。或和蠟澆燭，或雜桐油制傘，但不可食，食則令人吐瀉。其渣名油餅，墮田甚肥。

芋，每四五年一種，種須八九月去舊根，取當年旁生枝為佳。久不更種，到老根生白蟻傷之。種法，先鋤地作溝，用污泥填壅，每溝約疏五六尺，或一尺。五月刈者名頭芋，七月刈者名二芋，九月刈者名三芋。如茂盛，亦不須待至此月。及其未生旁枝，未生花，未遭狂風可也。若過時而生旁枝，則芋皮不長。生花則老，而皮黏於骨，不可剝。遭大風吹折倒，皮亦有斷痕，而不佳矣。凡將刈，先以杖擊去葉，然後刈之。落葉既壅於根，久而濕爛，到地亦肥，刈後，乘其未燥，以水沃之，剝重皮漚水中，一時取起，以鐵刀戛去粗皮，陰乾；若曬乾，則硬脆不堪續矣。雨後刈者，光潤而佳。戛法以時，但一面著刀，以指按粗皮於刀上而抽取之。每一刈後，制芋稍暇，須灌糞一度，又以污泥覆之則肥，而收刈可以及時。大率織布以頭芋為尚，二芋滋潤而便於續者耳，三芋尤劣。

五金之礦，生於山川重複高峰峻嶺之間。其發之初，唯於頑石中隱見礦脈，微如毫髮。有識礦者得之，鑿取烹試。其礦色樣不同，精粗亦異。礦中得銀，多少不定，或一籬重二五斤，得銀多至二三兩，少或三四錢。礦脈深淺不可測，有地面方發而遽絕者，有深入數丈而絕者，有甚微久而方闊者，有礦脈中絕而鑿取不已復見興盛者，此名為過壁。有方採於此，忽然不現，而復發於尋丈之間者，謂之蝦蟆跳。大率坑匠採礦，如蟲蠹木，或深數丈，或數百丈，或數百丈。隨其淺深，斷絕方止。舊取礦攜尖鐵及鐵錘，竭力擊之，凡數下僅得一片。今不用錘尖，惟燒爆得礦。礦石不拘多少，採入碓坊，舂碓極細，是謂礦末。次以大桶盛水，投礦末於中，攪數百次，謂之攪黏。凡桶中之黏，分三等，浮於面者謂之細黏，桶中者謂之梅沙，沉於底者謂之粗礦肉。若細黏與梅沙，用尖底淘盆浮於淘池中，且淘且汰，泛颺去粗，留取其精英者。其粗礦肉，則用一木盆如小舟然，淘汰亦如前法。大率欲淘去石末，存其真礦，以桶盛貯，璀璨星星可觀，是謂礦肉。次用米糊搜拌，圓如拳大，排於炭上，更以炭一尺許覆之。自旦發火，至申時住火候冷，名窰團。次用煆銀爐熾炭，投鉛於爐中，候化，即投窰團入爐，用鞞鼓扇不停手，蓋鉛性能收銀盡歸爐底，獨有滓浮於面。凡數次，爐出熾火，掠出爐面滓。烹煉既熟，良久，以水滅火，則銀鉛為一，是謂鉛駝。次就地用上等爐灰，視鉛駝大小作一淺灰窰，置鉛駝於灰窰內，用炭圍壘側，煽火不住手。初鉛銀混，泓然於灰窰之內，望泓面有煙雲之氣，飛走不定，久之稍散，則雪花騰湧。雪花既盡，湛然澄澈。又少頃，其色自一邊先變渾色，是謂窰翻。煙雲雪花，乃鉛氣未盡之狀。鉛性畏灰，故用灰以捕鉛。鉛既入灰，唯銀獨存。自辰至午，方見盡銀。鉛入於灰坯，乃生藥中蜜陀僧也。

青瓷初出於劉田，去縣六里。次則有金村窰，與劉田相去五里餘。外則白雁、梧桐、安仁、安福、綠繞等處皆有之。然泥油精細，模範端巧，俱不若劉田。泥則取於窰之近地，其他處皆不及。油則取諸山中，蓄木葉，燒煉成灰，並白石末澄取細者，合而為油。大率取泥貴細，合油貴精。匠作先以鈞運成器，或模範成形。候泥乾，則蘸油塗飾，用泥筒盛之，真諸窰內，端正排定，以柴筱日夜燒燻。候火色紅燄無煙，即以泥封閉火門，火氣絕而後啟。凡綠豆色瑩淨無瑕者為上，生菜色者次之。然上等價高，皆轉貨他處，縣官未嘗見也。

韶粉，元出韶州，故名。龍泉得其製造之法，以鉛溶成水，用鐵盤一面，以鐵杓取鉛水入盤，成薄片子，用木作長櫃，櫃中仍置缸三隻，於櫃下掘土，作小火日夜用慢火薰蒸。缸內各盛醋，醋面上用木櫃，疊鉛餅，仍用竹笠蓋之。缸外四畔用稻糠封閉，恐其氣泄也。旬日一次開視，其鉛面成花，即取出敲落；未成花者，依舊入缸添醋，如前法。其敲落花，入水浸數日，用絹袋濾過其滓，取細者別入一桶，再用水浸，每桶入鹽泡水並礬礬湯，候粉墜歸桶底，即去清水，凡如此者三。然後用磚結成焙，焙上用木匣盛粉，焙下用慢火薰炙。約旬日後即乾，擊開，細膩光滑者為上。其絹袋內所留粗滓，即以酸醋入礬礬白礬泥礬鹽等，炒成黃丹。

採銅法，先用大片柴，不計段數，裝壘有礦之地，發火燒一夜，令礦脈柔脆。次日火氣稍歇，作匠方可入身，重錘尖採打。凡一人一日之力，可得礦二斤，或二四五斤。每三餘斤為一小籬。雖礦之出銅，多小不等，大率一籬可得銅一斤。每採銅一料，用礦二百五籬，炭七百擔，柴一千七百段，僱工八百餘。用柴炭裝壘燒兩次，共六日六夜，烈火互天，夜則山谷如晝。銅在礦中，既經烈火，皆成菜莢頭出於礦面。火愈熾，則鉛液成駝。候冷，以鐵錘擊碎，入大旋風爐，連烹三日三夜，方見成銅，名曰生烹。有生烹虧銅者，必確磨為末，淘去粗濁，留精英，團成大塊，再用前項烈火，名曰燒窰。次將碎連燒五火，計七日七夜，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一晝夜，是謂成鈎（音嘲）鈎者，粗濁既出，漸兒銅體矣。次將鈎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，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兩日兩夜，方見生銅。次將生銅擊碎，依前入旋風爐煆煉，如煆銀之法。以鉛為母，除滓浮於面外，淨銅入爐底如水，即於爐前逼近爐口鋪細砂，以木印雕字，作「處州某處銅」印於砂上，旋以砂壅印，刺銅汁入砂匣，即是銅磚，上各有印文。每歲解發赴梓亭寨前，再以銅入爐煆煉成水，不留纖毫深雜，以泥裹鐵杓，酌銅入銅鑄模匣中，每片各有鋒窠，如京鎊面，是謂分淨銅。發納饒州、永平監應副鑄。大率採銅所費不貲，坑戶樂於採銀而憚於採銅。銅礦色樣甚多，煆煉火次亦各有異。有以礦石確磨為末如銀礦燒窰者。得銅之艱，視銀蓋數倍云。

香蕈，惟深山至陰之處有之。其法，用乾心木、橄欖木，名曰蕈櫛。先就深山下斫倒仆地，用斧班駁剝木皮上，候淹濕，經二年始間出，至第三年蕈乃遍出。每經立春後，地氣發洩，雷雨震動，則交出木上，始採取。以竹蔑穿掛，焙乾。至秋冬之交，再用工遍木敲擊，其蕈間出，名曰驚蕈。惟經雨則出多，所制亦如春法，但不若春蕈之厚耳。大率厚而小者，香味俱勝。又有一種，適當清明向日條，間出小蕈，就木上自乾，名曰日蕈。此蕈尤佳，但不可多得。今春蕈用日曬乾，同謂之日蕈，香味亦佳。

已上五條，出《龍泉縣誌》。銀銅青瓷，皆切民用，而青瓷尤易視之，蓋不知其成之之難耳。苟知之，其忍暴殄之哉！蕈字原作甚，土音之訛，今正之。又嘗見《本心齋蔬食譜》作葍，尤無據。蓋《說文》、《韻會》皆無蕈字，《廣韻》有之。

蔡季通《睡訣》云：「睡側而屈，覺正而伸，早晚以時。先睡心，後睡眼。」晦庵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。周密謂睡心、睡眼之語，本出《千金方》，晦庵偶未之見耳。今按前三句亦是眾人良知良能，初無妙處。「半酣酒，獨自宿，軟枕頭，暖蓋足，能息心，自瞑目。」此予訣也。

古人飲酒有節，多不至夜。所謂厭厭夜飲，不醉無歸，乃天子燕諸侯，以示慈惠耳，非常燕然也。故長夜之飲，君子非之，京師惟六部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。蓋散衙時，才得赴席，勢不容不夜飲也。若翰林、六科及諸閒散之職，皆是晝飲。吾鄉會飲，往往至昏暮才散。此風亦近年後生輩起之，殊不思主人之情，固所當盡。童僕伺候之難，父每懸念之切，亦不可不體也。李賓之學士飲酒不多，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，則樂而忘倦。嘗中夜飲酒歸，其尊翁猶未寢，候之，賓之愧悔。自是赴席，誓不見燭。將日

晡，必先告歸。此為人子者所當則效也。

國初，循元之舊，翰林有國史院，院有編修官，階九品而無定員，多或至五六□人。若翰林學士、待制等官兼史事，則帶兼修國史銜。其後更定官制，罷國史院，不復設編修官，而以修撰、編修、檢討專為史官，隸翰林。翰林自侍讀、侍講以下為屬官。官名雖異，然皆不分職。史官皆領講讀，講讀官亦領史事。所兼預職事，不以書銜。近年官翰林者，尚循國初之制，書兼修國史。甚者，編修已升為七品正員，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，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，蓋仍襲舊制故也。此出《東里文集》。有關制度，且可以示妄書官銜者，故記之。